

寂寞的求索 孤独的壮举

齐雅格

齐雅格，美籍华裔指挥家，指挥博士，音乐教授（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普艾布罗分校，美国），音乐总监（科罗拉多州普艾布罗交响乐团，美国），首席指挥（密歇根州马凯特交响乐团，美国），首席客席指挥（武汉爱乐乐团，中国），前艺术音乐总监（奇瓦瓦州立爱乐乐团，墨西哥）。

一位当代的中国哲学家说过：“孤独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张益唐就是这少数选择孤独的人！他选择孤独并不是因为他愤世嫉俗，在象牙塔里自我感动，他不是在美国灯红酒绿的生活中独善其身的隐士，更不是不怕坐冷板凳、荣辱不惊的下岗士大夫。

他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纯真无邪、正直善良的好人。在他深度的近视镜后面，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眼神是如此坚定，同时又那么深邃，那么善良，有如那走向祭坛的圣徒。在他宽宽的额头上我们似乎能够看到那句笛卡儿的名言：cogito ergo sum¹⁾。

他选择孤独，是因为他愿意并且只愿意在思考和理性的平台上和永恒无限的上苍对话。他寂寞地在陡峭的山路上推动巨石上山，有如那永远不得安息的东西弗斯。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但张益唐不是苦行僧，不是除了对数学和逻辑之外一切都视若无睹的科学怪人。他今天的成就，绝不是什么二十载寒窗一夜成名的醒世恒言，也更不是什么范进中举的闹剧。他是孤独的征服者，人类在享受他的成就的时候，不能不仔细去看他能够对我们有所启迪的人格和经历。

张益唐的爱好十分广泛。他热爱文学艺术，尤其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

¹⁾ “我思故我在”的拉丁文。

他曾手持伏特加，成章节地背诵普希金的诗句，大谈他对肖洛霍夫、契科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的评价和理解，令他学校里的俄国访问教授们目瞪口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过目成诵的能力，让我们这些所有认识他的朋友们自愧不如，甘拜下风。他能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倒背如流，也许他们这两位孤独者千百年后心有灵犀，能在他们自己的宇宙空间中对话。多次我们海阔天空地大摆武侠龙门阵。华山论剑之后，他对武侠小说的高论，令人忍俊不禁。虽然每次都是我虚晃一枪，败下阵来。能让张益唐打破他惯有沉默的高招，就是和他聊武侠，他也从来不挂免战牌。所以我屡败屡战，屡教不改。

张益唐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接触了西洋古典音乐，从一听钟情到一发不可收拾。他能用他那略带生涩的男高音，羞羞答答地一遍又一遍地吟唱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主题，然后不无赞叹地说：“太美了，他（勃拉姆斯）怎么能写出这么隽永的旋律来！”去年在我家第一次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最后一个和弦嘎然而止之后，他老兄把杯中的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大呼过瘾。

有一次他半夜打电话来说他那天把海菲兹和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听了 N 次，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要和我聊音乐。说着说着就在电话里唱了起来。我对他开玩笑说：“老兄是个少有的音乐天才，当数学家真是委屈了阁下大才。有如孙猴子当了弼马温，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当如是！”电话那边，长时间的沉默……

张益唐博闻强记，他对历史、哲学、政治有超乎常人的兴趣。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惊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多少次在灯前月下，一杯波尔多红酒下肚，滔滔不绝地纵论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时事政治。他能把时间、地点、事件和人物，从起因到结果像百科全书般地展现在你面前，分毫不差。娓娓道来之后，不无自负地说：“怎么样，我的记忆力还好吧？”

但是张益唐对洞明世事人情文章的讨论毫无兴趣，每当朋友们聚会聊俗事的时候，他马上老僧入定，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旁。他会把他自己约减成宇宙大爆炸之前的那个奇点，似乎时间空间对他都已不存在，所有面前发生的一切都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如入无人之境。对他这种在芸芸众生看来无法原谅的孤傲不群，我也旁敲侧击地暗示过他。他马上就会把聚会中发生了什么，谁说了什么，以及每个人坐的位置全部给你说一遍。而且数年之后，只要你高兴，他可以再给说一遍。我一直也弄不懂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就是宇宙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黑洞，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光都跑不出来。张益唐的记忆力，也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该天杀的黑洞。

张益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篮球迷。对 NBA, NCAA 的经典战役, 他了若指掌。他能如数家珍般地说起每分钟发生的每个细节。他的忠义堂上排排坐的有飞人乔丹、大鸟伯德、天钩贾巴尔、魔术师约翰逊、大梦奥拉朱旺、刺客托马斯、邮差马龙、白煞斯托克顿、石佛邓肯……

他是杜克大学蓝魔球队的忠实粉丝, 他非常崇拜该队的 K 教头。每当杜克大学荣登榜首, 我一定会打电话去祝贺一番, 如果事与愿违, 蓝魔遭了天谴, 铩羽麦城, 我也会打电话假惺惺地唱一出卧龙吊孝。杜克大学比赛到关键时分, 他老兄是照例关上电视, 选择孤独, 然后第二天战战兢兢地看战报。数学家、数学奇才、数学大师、数学宗师张益唐, 童心未泯如此。

张益唐和我从来不谈他的私事, 但我知道他也曾几何时数度断肠。仅仅一次, 三杯老酒之后, 憨态可掬, 居然拍案而起地给我讲了一段伤心事, 然后愤愤不平地说: “谁说我张益唐不好色?”

张益唐和我也从来不谈钱财之事。但我知道他是个少有的慷慨的人。他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朋友。他不是宋押司, 给李逵银子是因为江州府上人人都怕黑旋风, 怕老大斧头砍他娘。他帮助朋友是因为朋友需要帮助。他请他的学生们吃饭, 沽酒宰羊, 亲自下厨烧八道江南名菜外带张记油炸花生米。他选择孤独, 但从来不是远庖厨的君子。

张益唐需要闭关, 需要和老天对话, 需要孤独, 需要自我放逐。我家就是他的选择之一。去年暑假请他到我家来给我上高中的儿子开蒙微积分, 这是他十几年前就说好了的。于是打电话给他: 老友无恙, 但小儿需要开蒙, 家中亦有葡萄陈酿需要开封。青梅煮酒, 洛矾山论剑, 顺便来给我每年一度的七月四日美国音乐会捧场。我和内子洒扫庭除, 恭候羽驾。益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到丹佛机场去接他, 数年不见, 依然是青衣小帽, 无失书生本色。老友重逢, 寒暄一番, 不在话下。是夜秉烛长谈, 分享他的生活, 他的思索, 他的孤独, 他的(精神上的)富有。感受、嗅闻、收集、意犹未尽地谈到下半夜。

张益唐的妻子叫海伦, 印象中是个很活泼漂亮的女孩子。他们没有孩子, 但是他非常喜爱孩子。他对大部分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管制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管教不是教育, 这种老式的方法只会摧残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而这是孩子们健康成长中最最不可缺的。

今年五月初, 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对我的孩子有一种教育他们的责任感, 希望再到我这里来闭关。五月十四号我打电话给他, 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十三号在哈佛大学演讲了他在孪生素数猜想这个困惑了人类两千多年的难题上做出的重大突破。他只对我说他有个研究要做, 很抱歉他不能来了。只字未提他这震撼世界的成就。

当另外一位多年老友十七号通知我益唐破译孪生素猜想这个震惊世界科学界的消息后，我不禁热泪盈眶，踊跃三百……我马上打电话去向他祝贺。他还是像以往那么淡定，说：“哦，你也知道了。”他告诉我他是在我家的时候把这个八卦阵破了的。那天是七月三号，他要去看我排练，我说我们二十分钟以后走，他到我们院子里去抽根烟，去看是否鹿又来了。（我们院子里经常会有不请自来的鹿群。去年院子里的杏树上果实累累，被这帮不速之客们吃了个一干二净。）这破解孪生素数的关键就是那二十分钟里，有如神明启示一般地想出来的。他到我这里来，身上没带一本书，没有任何资料，他也不用电脑。这似乎是个奇迹，但细细想来，这是张益唐多年求索的结果，西西弗斯的石头在光辉的顶峰上昂然屹立。这是上苍对他选择孤独的一次回报。



齐雅格家的后院，张益唐获得灵感的地方。

张益唐在哈佛的演讲，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了人。请他的邀请信从世界各地有如过江之鲫，像雪片一样向张益唐——这个羞怯的孤独者飞来。正所谓：杏花红十里，状元马如飞。世界总是爱奖赏那些有幸的成功者，而对那些开始为伟大的工作而流血流泪流汗的多余人报以白眼，不屑一顾。在大多数缺乏信念和勇气的人群中，像张益唐这样敢于选择孤独面对孤独并且尊重孤独的少数，人们总是会以成败论英雄的。人们需要把这些成功者的事迹写成书，唱成戏，编成演义，变成传奇，好像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获得对自

己的信心和对追求理念的勇气。我们可曾想过，当西西弗斯的石头再次从山头滚到山底，他的眼神该是多么怅然若失，我们是否能听到他内心的呼天抢地？我们不知道，但是否可以猜想，在这个相信“英雄出少年”的文化炒作中：张益唐，这个已过“知天命”的边缘数学天才，是否也曾对自己的“超凡脱俗”和“独立不群”的气质和选择怀疑过？对于命运的残酷捉弄，对于又滚到山下的石头，是否每天都会像圣者那么坦然？

人们崇拜成功，崇拜天才，但又对天才狂妄无礼。两年前，中国科学院邀请张益唐回国讲学。领馆官员无法理解这个离成功只有咫尺的人，为什么二十年没有回国，请张益唐做出一个书面解释。张益唐，这个从来不发脾气的老好人，拂袖而去！今天这些向张益唐发出热情的邀请函的大学，是否也曾几何时彬彬有礼地把张益唐拒之门外？

命运女神推崇成功，渺小的求索者们在她的节目单中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似乎要被遗忘，有如西西弗斯一样，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和枉费心机。但是 you 一旦成功，她就会在你成功的光环下奴颜婢膝。我相信张益唐也眺望、渴望成功，为解答那些迷惑人类千年的古老猜想，他选择了在孤独中、在默默无闻中上下求索。然而无论何等超凡努力绝不保证成功。但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在地道打通之前，面前永远是一片黑暗。精疲力尽，死去活来。张益唐在美国的经历可以佐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像张益唐这样的好人，选择孤独的好人。对他们，我希望：坚持孤独，必得正果！在我们为张益唐庆贺的同时，给选择孤独的求索者们一份应有的敬意和尊重。